

新兒女英雄傳

袁世凱·孔慶合著
志 趙括圖

新兒女英雄傳

袁靜·孔厥合著

彥 涵插圖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四·上海

新兒女英雄傳

著者 袁 靜 · 孔 厥
插圖者 彦 涵
出版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印刷者 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
(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)
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

書號(127)[I II 1 甲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186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25 印張 14 18/25

根據海無書店 1949 年 9 月紙型重印

1953 年 11 月上海新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

1954 年 8 月上海新 1 版——第 2 次印刷 2001—5520 冊

精裝定價 23,500 元

序

承作者把『新兒女英雄傳』的剪報送給我，我讀了一遍。讀的時候雖然是斷續的，費了幾天工夫，但始終被吸引着，就好像一氣讀完了一樣。

這的確是一部成功的作品，大可以和『兒女英雄傳』甚至和『水滸傳』『三國志』之類爭取大眾的讀者了。

這裏面進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兒女，但也都是集體的英雄。是他們的平凡品質使我們感覺親熱，是他們的英雄氣概使我們感覺崇敬。這無形之間教育了讀者，使讀者認識到共產黨員的最真率的面目。讀者從這兒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來改造自己或推進自己。男的難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樣嗎？女的難道都不能做到楊小梅那樣嗎？不怕你平凡，落後，甚至是文盲無知，只要你有自覺，求進步，有自我犧牲的精神，忠實地實踐毛主席的思想，誰也可以成爲新社會的柱石。

從抗日戰爭以來，這些可敬可愛的人物，可歌可泣的事實，在解放區裏面是到處都有的。假使我們更廣泛地把它們記錄描寫出來，再加以綜合組織，單從量上來說，不就會比『水滸傳』那樣的作品還要偉

大得不知多少倍嗎？人們久在埋怨『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』，但這樣的作品的確是在產生着了。

應該多謝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指示，給予了文藝界一把宏大的火把，照明了創作的前途。在這一照明之下，解放區的作家們已經有了不少的成功作品。本書的作者也是忠實於毛主席的指示而獲得了成功的。人物的刻劃，事件的敘述，都很踏實自然，而運用人民大眾的語言也非常純熟。我希望他們再向前努力，獲得更大的成功。同時我也很願意負責推荐，希望多數的朋友能讀這一部書。假使可能的話，更希望畫家們多作插畫，像以前的繡像小說那樣以廣流傳。

讓我再說一句老實話吧：等這書出了版時，我願意再讀它一兩遍。

郭沫若

一九四九·九·八

序

孔厥袁靜兩同志結婚時，正在寫藍花花劇本，我寫給他倆的賀詞，是：

會歌樹葉葉，又譜藍花花；

明年新記錄，創作加娃娃。

到北平，看到他倆，娃娃尙未抱着，創作却有了——新兒女英雄傳。

我讀着，讀着，不肯釋手，很快就讀完了。我的十歲小女孩定定跟着讀，像也有不肯釋手的樣子。聽說：袁靜會對白洋淀的老鄉們讀過，都愛聽。這當然不止是文字通俗，而是其中說的恰恰是老鄉們心裏所要說的東西。

中國人民爲着解放自己——十年蘇維埃戰爭，八年抗日戰爭，三年解放戰爭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，實在太多了；出生入死，百折不屈的人民英雄，實在太多了。而描寫人民英雄的戰鬥史蹟像新兒女英雄傳一類的文藝作品，又實在還嫌太少。

孔厥袁靜兩同志爲寫這，在冀中待了兩年，熟悉了戰鬥的故事，了解了人民的情意，學會了人民的語

言。他倆寫作是嚴肅而努力的，因而他倆的作品，是成功的。

謝覺哉

一九四九·五·一八

目次

郭沫若序

謝覺哉序

新兒女英雄傳

第一回	事變	一
第二回	共產黨	一九
第三回	農民游擊隊	三九
第四回	毒計	六一
第五回	新女婿	七三
第六回	水上英雄	八七
第七回	一條金鍊子	一〇二

第八回	大掃蕩	三
第九回	生死關頭	四
第十回	睡冰	六
第十一回	拿崗樓	七
第十二回	最後一滴血	七
第十三回	探虎穴	九
第十四回	結婚的謎	一
第十五回	指引	三
第十六回	愛和仇	四
第十七回	魚兒漏網了	七
第十八回	冤家路窄	五
第十九回	大反攻	六
第二十回	勝利	七

第一回 事變

炮聲一響，

眼淚滿眶。

——民論

牛大水二十一了，還沒娶媳婦。

他娘已經去世，家裏只有老爹和一個小兄弟，沒個娘們家，過日子真難啊！

老爹常想給大水娶個媳婦，可是大水說：『咱們使什麼娶呀？』老爹說：『沒辦法，再跟申耀宗借些錢兒吧。』一聽說借錢，大水就急了。自從娘死那一年，指着五畝葦子地，借了申耀宗六十塊現大洋，年年打利打不清，就像掉到井裏打撲騰，死不死，活不活的。大水說：『唉，還不够聽的！要再借，剩下這可憐巴巴的五畝

地，也得戴上籠頭啦！』老爹說：『小子，不給你娶媳婦，死也不合眼！咱們咬咬牙，娶過媳婦來，再跳打着這眼不行啊？』大水可不同意。這好小伙子，長得挺壯實，寬肩膀，粗胳膊，最能幹活，總是熬星星，熬月亮，想熬個不短人，不欠人的，鬆鬆心兒再娶媳婦。

這一年，正趕上七七事變。盧溝橋的炮聲咚咚響，在堤上聽得很真的。人們都驚慌起來了。這村名叫申家莊，在白洋泥旁邊。離這兒十里地，有個大村叫何莊，何莊有個三分局，局子裏接了隊伍的命令，向各村要伏子，開到西邊去，挖戰壕，作工事；牛大水也去了。局子裏的警察挺橫，動不動就打人，大水的光腦瓜兒上也挨了幾棍子；這麼黑間白日的修了一個多月。誰知剛修好，隊伍就嘩的退下來；一路搶人劫道，鬧得很兇。工事白搭了。局子也自動的散了攤兒。不久，保定失守。日本飛機天天來頭上轉，城裏掉了幾個蛋；大官們攜金帶銀，小官們拔鍋捲席的，都跑光了。

村裏人們更驚慌了。牛大水下地一回來，就到村公所探聽消息。公所的大院子裏，有好些老鄉站着，眼巴巴的聽北屋裏村長申耀宗和士紳們商量大事。那些有錢人吓得文字眼兒也沒有了，有的說：『跑吧！別伸着脖子等死。』有的說：『丟下家業怎麼辦？』不如看看風勢再說。『真是人心惶惶，誰心裏也糾着一疙瘩啊。』

第二天，逃難的下來了，流着淚，紛紛亂亂的走過。大水爺兒三個還在種麥子呢。這麥地是租來的。他們

沒有牲口，只好弟兄倆在前面拉着，老爹在後面掌鞭。兄弟年紀小，那麼重的種，全靠大水拉；大水這壯小伙子，可真像條牛似的，拉得怪起勁兒。逃難的人們瞧着，嘆氣說：『唉，這是什麼時候呀，你們還種麥子！估摸能吃上啊？』大水心裏也慌了。他站住腳，直起腰來，對老爹說：『真是種也是白種。要不跑，怎麼也是個死！』老爹瞪着他說：『跑哪兒去？快拉你的種式吧！死了倒好，死不了總得過呀。』

以後逃難的越來越多，大水的表哥家裏，也逃來了親戚；是表嫂的娘和妹子。她們的家在保定附近，逃到這兒已經上燈了。那老婆兒坐在炕上，拍着腿說：『可活不了啦！這日子怎麼過呀？敗兵，土匪，折騰來，折騰去……咱娘兒倆可怎麼躲過這個災呀！你妹子也大了，要早早尋個主，我也少操些心。眼下孤兒寡婦的，真叫人遭難啊！』說說她就哭了。

過了幾天，表嫂到大水家來，想把她妹子楊小梅說給牛大水。大水他爹一聽，就笑得滿臉皺紋，嘴都合不攏了，說：『這可太好麼！我們家光景不強，只看你娘願意不願意啦。』牛大水嘴裏含糊糊的說：『這年頭，還娶媳婦！』心裏可是滾上滾下的了。以前楊小梅常來她姐姐家住，大水和她短不見面，也說過話。那楊小梅，模樣兒長得俊，什麼活兒都能幹，心眼兒又挺好；大水有一次拿着活計去央表嫂做，表嫂忙不過來，小梅就不言不語的接得去做了。這會兒大水心裏想：『小梅真不錯！要是娶她作媳婦，我這一輩子可就心滿意足啦。』

表嫂知道大水心裏願意，跟他爹說了幾句話，就回去和娘商量。小梅正坐在炕頭上作活兒。她今年十七歲了；雖然個子不大，可是長得很結實，平常挑起整桶的水來，走得個快。她娘是儂孝派人，還叫她留着一條粗辮子，額上梳着『劉海』。這當兒，她一對大眼睛抬起來，看見姐姐對她笑着，低聲兒和娘說話，知道是在談她的親事呢，就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兒，低下頭，假裝作針線活，眼不看，嘴不說，耳朵可直楞楞的聽着哩。她心裏盤算：『大水可真不錯呀！好小伙子，老實巴結的，挺和善。能找這麼個知疼着熱的莊稼人，我這一輩子也就稱心如意啦。』誰想她娘千不嫌，萬不嫌，就嫌大水家裏窮，一時拿不定主意，說：『這門親事，慢慢兒再商量吧。』

牛大水的表哥，早就不在家裏了。本來他是個鐵匠，暗裏在了共產黨，就開個飯舖兒，搞交通，還掩護革命同志來往活動；後來局子裏『剿共』到處抓人，他在家裏站不住腳，就出外去了。表嫂成年價織蓆編簍，養活着一家人。她娘看她挺困難，住了幾天，就帶着小梅，到姥姥家去。小梅的姥姥家，也不遠，在白洋淀裏大楊莊。這親事可就不冷不熱的擱下了。

二

秋後，土匪鬧大了。這一帶好些村子都有了土匪，各自安了番號。申家莊有個小土匪，名叫李六子。李六

子|有一支槍，五個人。他把村長申耀宗叫去，說：『怎麼着？旁的村都安上國號啦，咱村不成立一撥人，人家來吃咱們我可不管哪！』申耀宗瞧他邪得厲害，自己手下的保衛團又都跑光了，心裏有些怕情，就依從了。

當天下午，他們在家廟院子裏召集人們講話。大水爺兒倆也去了。瞧見李六子提個『擗子』（手槍名），登上台階說：『我有個事兒跟大家唸叨唸叨，眼下哪兒都成立「鍋伙」，各村保護各村。咱村也得成立一班人，就吃這個村。這年頭，可不分你的我的啦，誰願意來就來，這就叫「共點！」』說着他走下來，掏出一盒大英牌烟捲，嚷着：『咱們共了吧！』就把烟捲兒分了分；當下在家廟院子裏安上一口大鍋，屋子裏盤上一條大炕，『申家班』就算成立了。

大水他爹看了很生氣，把脖子一扭，拉着大水就走；一邊走一邊說：『這些人儘是瞎折騰，咱們快家去幹活！』一到家，可就有個叫小小子的來找大水商量入夥。牛大水老老實實說：『不行，咱們輩輩沒出過這號人，叫人說邪氣！』小小子一個人去了。

這時候，西面鐵路線上，日本鬼子往南開，這兒還能透一口氣。大水家就去割葦子了。爺兒三個上了小四槍，十二歲的牛小水很靈巧的打起棹（就是槳），船兒出去半里遠；來到白洋淀的葦塘裏啦，兩張磨亮的鏢子就浸到碧清的水裏割起來。也不看天上雁兒飛，也不聽水鴨水鷄兒叫，大水心裏結記着楊小梅，他也在淀裏呀，親事怎樣了？誰知道小梅拗不過娘，娘把她許給別人了！已經定了親。男人名叫張金龍，住在何

莊離大水家不遠。大水可不知道啊！日頭將沒不沒的時候，水面一片紅光，耀眼睛；他們的船兒載着葦子，又重，又慢，弟兄倆吃力的打着棹，回到堤邊來。把葦子全擱上岸，天早黑了，月兒已經一樹高。

就在這幾天，何莊也成立了『何莊班』，架勢可大多啦。領頭的何世雄，是個國民黨員，在中央軍隊伍裏當過參謀長，家有好地五十頃，槍多人也多。跟小梅定親的那個張金龍，原是何世雄家『護院的』也參加了『何莊班』，還當了個小頭兒。另外，有些散兵，有些警察，也參加了。李六子和附近的土匪們，怕吃不住勁，都投奔過去了。『何莊班』這就更霸道，更吃開了。天天向各村要東西；要麵八百斤，要肉八百斤，要油要醋……要什麼都是八百斤。老百姓說：『八百斤，八百斤，剝了皮，抽了筋！』他們可還要錢，按花戶，百二十八的攤。大水家剛把葦子給申耀宗打了利，剩下的只得交款。

大水家交款的第二天，那張金龍騎着大騾子，挎着盒子槍，跑到申家莊來招人。他瞧見牛大水揹個糞筐拾糞呢，就勒住了韁繩，歪着頭，露出一顆金牙，笑着說：『噫，傻小子！弄那幹嗎？跟我去吃白麵饊子燉猪肉吧。』大水可認得他，急得光腦瓜兒直冒汗，說：『咱，咱不行，咱沒那號本事！』張金龍睜大了眼：『什麼？「沒本事」！猪肉白麵你不會吃？』大水給他問住了，低下頭，隨手鏟起一塊糞，扔到糞筐裏，一面走開去。張金龍滿臉的瞧不起，拿眼斜他說：『嚇，娘老子沒把你操好！你眼睛在褲襠裏裝着呢！』就踢踢騾子，虛打一鞭，跑去了。氣得大水瞪了眼，直看他走遠。

十月，呂正操將軍的隊伍上來了，在南邊，離這兒一站路。大水家鄰舍有個李二叔，趕高陽集賣布回來，說：『紅軍來啦！』這老頭兒得意的講，『紅軍』跟這些吃喝隊可不一樣，穿的粗布，吃的小米，愛百姓，把那一帶土匪收的收，勦的勦了。他翹着大姆指，說：『這才是正式軍頭呢！要想打日本，參加這個去。入了吃喝隊，可就成了邪派啦。』同樣的消息到處傳，馬上有好些小伙子，奔高陽投軍去了。『何莊班』怕『紅軍』勦他們，就搖身一變，變成自衛團。有個中央軍的連長，外號郭三麻子，也是個國民黨員，從鐵路上逃下來，在這兒混，何世雄封了他個副團長。他兩個互相利用，在這一帶當起土皇上來了。

這時候，牛大水可還在巴巴的等着結親呢。表嫂不好跟他們說實話，日子長了，大水也估摸着沒指望了。家裏又是出項多，進項少，怎麼也熬不出頭；日子過得緊緊巴巴的，常揭不開鍋。大水覺得很不順心，氣悶悶的對爹說：『這年頭真够瞧！嘴又不能掛起來，還不抵我去當兵呢！』老爹說：『你也入了邪？快安分守己，巴結着好好幹，趕明兒娶了媳婦……』大水不耐煩的說：『別提了！一輩子不剃頭，也不過是個連毛僧。我還不如去當兵哩！』老爹氣得拿烟袋鍋子敲他的腦袋說：『你這個小兔崽子！不讓你當兵，你偏說，你偏說！』大水噘着嘴，悶着頭兒睡覺了。

想不到——表哥回來了。

大水去看表哥，表哥可不在家。表嫂說：「他一回來，扔下鋪蓋捲兒就串門子去了。」大水想去找他。表嫂說：「不用找，他多半是到劉雙喜那兒去了，一會兒就回家吃飯。」大水等了一陣，表哥才回來了。

表哥姓蔡，人都叫他蔡鐵匠，也叫他黑老蔡。多時不見，大水看他還是那樣粗壯，那樣「棒」，臉兒黑不溜，笑迷迷，連鬚鬍子毛楂楂的。他衣裳很破，精神很好，親熱的和大水說話。街坊鄰舍，親戚朋友，聽說他回來了，也都來看望。黑老蔡是個有名的正直人，誰都愛和他見個面，說個話兒；兩間小屋裏就擠得滿滿的啦。

這會兒「國共合作」，「世事變了，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。他把戰爭的消息報告給大家，還說了許多救國的大道理，什麼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』啦，什麼『全國人民總動員』啦，還說要『改善人民生活』……嚇！一套一套的，都是沒聽過的新鮮話兒呀，人們聽得怪起勁兒。

後來人散了，大水還坐在那兒沒走。表哥燦亮的眼睛望着他，忽然說：「大水，我問你，你願意當亡國奴嗎？」大水說：「誰願意呀！當亡國奴不好受，你不是說了嗎！」表哥走到他身邊，低聲說：「好，不願意當亡國奴，就跟我幹！咱們成立自衛隊，日本子來了，就跟他打！」大水剛才聽黑老蔡說了半天，可還有些不相信，說：「咱們赤手空拳，打得過人家？」表哥笑着說：「不怕鬼子千萬千，就怕百姓起來慢。只要老百姓起來了，沒個打不贏！武器也不用愁，咱們有的是；你明兒就幫我去弄回來，行不行？」大水一時有些慌亂，吞吞吐吐的